翠袖乾坤

余似心

# 金曲與醇酒

有一位唱歌老師對學生說：「香港沒金曲已久！」他分析原因是有經驗的音樂人離世或退下了，接班人未夠功力和努力，年輕的過於急功近利。

最近社會撕裂，有青年人對我說：「上一代總不支持，因為他們的香港是默默耕耘出成果的，只要努力就會有出頭……所以覺得和諧安定就是最好的。這一代不同，一切都是說機會與際遇，單靠勤力是沒用的……」我對他說：「勤力在任何年代都有用的，只在於是否夠耐力。『默默耕耘』便是耐力，沒有一個年代可以一蹴而就。」

有教授在一研討會問台下十五枱的嘉賓：「有多少人會供養自己的父母？」十四點五枱人舉手；他再問：「多少人相信子女會供養自己？」僅半桌人舉手。這反映出中年人多存孝心和感恩的心，知回饋父母，珍惜父母所給予的和自己所得的；對子女的付出，卻不求回報。這是愚昧還是同理心、愛心？

新成立的智庫，有人惡意批評成員平均年齡都達七十歲了。這說法實在莫名其妙，人生總有起跌，從中獲取經驗，故此多活一天智慧增長一天，仍活躍於社會活動關注民情的，必深具智慧，他們智慧的分享最是珍貴。他們的說話就如金曲，耐聽，叫人回味。

年輕人思考敏捷，有創意，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一直是社會所認同的。但時間是「未來的」，不是「現在的」。如果社會由入世未深、不經挫折、由幼稚園至今接觸的生活環境都是簡單校院的一群人去領導的話，只會流於空想，會有多危險！

所以社會不能缺少年輕人的敏捷和魄力，輔以成年人的經驗和智慧，互相欣賞，相輔相成。任何的對立和鄙視都是不成熟的。

十一月份是喝法國新酒Beaujolais的好時候，此酒是葡萄收成後不久飲用的，釀製期短酒味清新，像年輕人；但葡萄酒的年期越長便越醇，像老年人。

跳出框框

蒙妮卡

# 工作自由化

十多年前，任職香港某報教育版的記者朋友告訴我，她每星期只需上班一次，跟採訪主任開會，總結一周採訪成績。其他不用上班的日子，她每晚等候主任來電話，聽取翌日工作安排。採訪完畢，寫完稿就發電郵回報館。工作自由化，一切簡單快捷，毋須在交通方面浪費時間和金錢。

記者朋友還說，她和另外五位同事共用一張寫字枱，每人一個抽屜。他們都是每周上班一天，很少碰面，從來沒有是非，當然沒有甚麼辦公室政治。報館方面也節省了工作空間和燈油火蠟支出。

報館的翻譯部更加開源節流。整個部門僅得正副主任兩人，正主任從外電新聞中選稿，然後通過電郵傳給內地的專家翻譯；副主任則負責審閱傳回來的翻譯稿。內地專家是晚上兼職工作，收費便宜。報館節省了開銷。

「工作自由化」成為潮流，大勢所趨。十多年前已是如此，今天更加普遍。

英國維珍航空的工作安排，愈發自由開放。老闆布蘭森最近向屬下一百七十名員工宣布，只要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可以隨時下班或放假。他們亦可發揮互助精神，如果有同事肯「捱義氣」幫忙「執手尾」，員工可提早放工，約會情人行街看電影；或者回家煮飯，替孩子洗澡和溫習功課。

布蘭森強調，同一組的員工應該互助合作和互相監察，「今天你幫我，明天我幫你。」放下工作時，要百分之一百心安理得，僱主自然無話可說。

香港盛行超時加班工作，這是不健康和不人道的辦公室文化。

工作追求自由化，無論僱員在何處和何時工作，無關緊要；只要他們完成任務，成績出色。正如「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略談幾個金庸學問題

我們香港作家協會的領導人，黃仲鳴主席老教授曾在「琴台客聚」提及有一位研究粵方言的博士生請教他老人家粵方言之事，黃總指點他去找潘國森，不過「但聞樓梯響，未見有人來」。

正在想今回寫個甚麼話題，電子郵箱收到美國耶魯大學一位華文文學博士生來鴻，詢及金庸小說中詩詞。這位外國朋友起了個中國姓名叫傅楠，英文本名為Nick FRISCH，傅君還有興趣探索幾個「現象」，包括金庸、新派武俠小說、文人辦報、古為今用、小說與新聞相輔相成的關係，和借用歷史與文學影射時事等等。觀其行文，水準不俗，不知習中文有幾年？

先講「新派武俠小說」，一般指金庸與梁羽生兩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陸續發表的武俠小說。淺見以為，雖云新派，亦實傳統章回小說的餘緒，只不過以虛構的武打技擊再加歷史人物貫串故事情節而已。與民國以來「舊派武俠小說」風格大異其趣，若從作者的背景而論，則金庸與梁羽生都受過現代西方學制的大學教育。金庸小說與梁羽生小說其實很難類比，說得直率一點是水平相差較遠。

再講「文人辦報」。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較多專指金庸辦《明報》一事。實情是香港報人辦報，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止，可以說是清一色的「文人辦報」。「文人」與「武人」對應，當世政治術語講「文人政府」，亦與「軍人政府」對應。近年來香港人講的「文人辦報」，恐怕是跟「商人辦報」對應。這種論調，太過將「文人」與「商人」分割，好像報社的老闆不可以「亦商亦文」似的。金庸是個作家，也是個商人，兩無衝突。當然，九十年代以後，多了「純商人」辦報，其特徵是報社的「商人老闆」寫作能力相對低，僅此而已。

「古為今用」，則是寫作人行文用不用典故的取捨。多用典故，一則可以炫耀作者識見，二則可以引起「同路人」的共鳴。「古為今用」是雙鋒利刃，如果讀者的水平追不上，無非是對牛彈琴而已。

再談「小說與新聞相輔相成的關係」，這個似乎也是為金庸度身訂做的「偽命題」。《明報》草創初期，金庸在報上連載的《神鵰俠侶》當然是「銷紙」的一大法寶，但是小說歸小說、新聞歸新聞，很難說二者有甚麼明顯的關連。不過，小說瘋魔讀者，除了可以增加收入之外，對金庸本人和《明報》招牌的商譽當然也有幫助。

最後講「影射文學」，金庸小說以虛構江湖幫派的「個人崇拜」，表達對時事的觀點，則是每一個合格的金庸小說讀者所熟知。《天龍八部》的星宿老人丁春秋、《俠客行》的天山派掌門白自在、《笑傲江湖》的日月神教兩任教主任我行和東方不敗，以及《鹿鼎記》的神龍教主洪安通都是此類。而每一例各有特色而不重複，則從中可見作者筆底下的功力了。

百家廊

鍾倩

# 紅高粱與黑土地

影視劇《紅高粱》熱播，好久沒有坐下來看劇的我竟成為追劇一族，被那片紅高粱地所深深吸引，好像是一種親切的引誘，觸及到心底最柔軟的部分。和朋友聊天說起，她也在追這部劇，徒生臭味相投的歡喜。她激動地說：「劇中提到任何一個高密的字眼，我都熱血沸騰。」原來，她是濰坊高密人。

網上對《紅高粱》的評價褒貶不一，不少原著粉兒覺得周迅飾演的九兒沒有鞏俐的潑辣和野性，整個劇也缺少鄉土味兒：單家大院被搬到城鎮上，給人深宅大院的熱鬧感，紅高粱地的荒涼感和空曠感一掃而光。朋友認為，「影視劇比影片更長更詳細，容易暴露出一些瑕疵，無需苛求完美。但是，畫面質量提高了，人物刻畫得生動了，追劇的人多了，這便是一種成功。」她的觀點我比較認同，「有爭議不是什麼壞事，觀看本身便是對經典著作的熱愛，也是鄉土情懷的流露。」那一片紅高粱地，是莫言的，同時也是我們的。

長大後，我們或背井離鄉打拚，擁有第二故鄉，或整日忙碌不停，產生冰冷隔閡，故鄉變成茫茫視線之外的小圓點，抑或停留在紙上的概念而已。一面是每個故鄉都在消失，內心的那份感情被連根拔起，一面是人們的迷失，走得太快靈魂落在後面，這些都是殊途同歸。然而，慶幸的是，我們還能在屏幕中找回一份慰藉，喚醒漸忘的記憶，尋覓最後的老根。

近日，我重讀蕭紅的《呼蘭河傳》，感受頗多。之所以想起閱讀，完全是一位作家提出的問題，他在演講中問道：「蕭紅離開家鄉後，為什麼再也沒有回去過？」我思考好久，覺得是她童年沒有得到母愛，而且父親不讓她上學、為她包辦婚姻，她心生恨意，逃離福昌號屯的家，逃出鄉坤家庭的樊籠，故鄉成為傷心地。轉而想想，若是沒有留戀，她何以寫出《呼蘭河傳》呢？閱讀的過程中，我的答案漸漸明晰。

蕭紅的童年，不都是荒涼的，「雖然父親的冷淡、繼母的惡言惡色，祖母用針刺我的事，都覺得算不了什麼，何況又有後花園呢？」後花園裡有祖父的愛，有儲藏室探幽不盡的神秘，有蜜蜂、蝴蝶、蜻蜓等的陪伴。她曾將玫瑰花插在祖父的頭上：「滿頭紅通通的花朵，祖母看見大笑起來，父親母親看見也笑了起來，而以我笑得最厲害，我在炕上打着滾笑。」此外，家中房客的生存狀態使她過早地感受到底層的命運。「那邊住着幾個漏粉的，那邊住着幾個養豬的，養豬的那廂房裡還住着一個拉磨的。」性情古怪的有二伯，生命頑強的馮歪嘴子，悲慘的小團圓媳婦，在蕭紅的筆下，流淌出綿密的悲憫和堅韌。比如，馮歪嘴子妻子死後，他堅強的養活兩個孩子，「他覺得在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長得牢牢的。」

離開家鄉後，蕭紅的生活只有兩個字：流浪。1932年春，她回過呼蘭縣一次，商量和汪恩甲結婚後的經濟問題，因為沒有履行習俗的結婚手續，不為張家家風所容，所以沒有回家。多年後，她貧病交加之際，在哈爾濱街頭和父親相見，居然冷眼相對，形同陌人。從落難東興順旅館，向報社呼救求援邂逅蕭軍，到寄居裴馨園；從流落到歐羅巴旅館，到前往武漢，她飽嘗貧窮和飢餓，最困難時，一根鞋帶都要分成兩段，像她的詩所說：「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要酸。」唯一的撫慰是蕭軍的愛情，「我們常常用玩笑的、蔑視的、自我諷刺的態度來對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艱難，以至可能發生或已發生的危害。」邂逅魯迅先生，對她也是極大的鼓舞，魯迅的來信成為她和蕭軍的精神食糧。吃過午飯，他們沿着拉都路向南散步，用6枚小銅板買兩小包花生米，邊走邊讀魯迅的信。「兩顆漂泊的、已經近於僵硬了的靈魂，此刻被這意外的偉大的溫情，浸潤得難於自制的柔軟下來，幾乎竟成了嬰兒一般的靈魂。」

一路走來，蕭紅並沒有忘記故鄉，且是那麼的一往情深。她很少寫詩，在東京期間，寫過一首《異國》：「這窗外的樹聲/聽來好像家鄉田野上抖動着的高粱/但，這不是，這是異國了/踏踏的木屐聲音有時潮水一般了。//日裡，這青藍的天空/好像家鄉六月裡光芒的原野/但，這不是，這是異國了/這異國的蟬鳴好像更響了些。」1940年，蕭紅和端木蕻良來到香港，她重拾起筆，完成《呼蘭河傳》。之前居武漢時，她沒有大塊的時間專心寫作。「你這部長篇應取你家鄉的一條河做名字」，端木說道。她回答：「我家是呼蘭縣，縣裡有條河，叫呼蘭河。」「從你童年寫起，像呼蘭河水一樣涓涓流過，你跟着這涓涓流水成長，多美。」他說。

故鄉是一個人的私密處。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故鄉是無聲的哺育，最初的愛與希望、童年的快樂和傷痛，是烙在我們身上的戳印，不管走到哪裡，不管歲月如何洗刷，都如影相隨，永不褪色。蕭紅童年缺乏母愛，更多的是，男權文化的壓制，使她產生深深的牴觸情緒。家鄉的那個大水坑，只有男孩子才敢跳得，她勇敢地跳過去，從那時起，她的心已經翻牆而出，飛向自由的天地。短暫的一生，她顛沛流離，特立獨行，心底的恨和痛在潛滋暗長，每一次的隱隱作痛，都會掀起排山倒海的潮水，但是，她對那一片黑土地的眷戀，依然內斂地存在，只是被接踵而至的苦難、大片大片的悲涼所淹沒。

為什麼蕭紅再也沒回過故鄉？她的愛與恨成為一個綜合體，難以剝離，令她欲罷不能。最終，她將思戀和懷念都抒發在文字中，以這種外人不易覺察的方式，找到精神的歸宿。「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個女人」，說到底，她的不幸，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只有設身處地體悟到她的痛苦，才能讀懂她的選擇。影片《黃金時代》中有一句台詞，令我記憶深刻，「我不能選擇怎麼生、怎麼死，但我能決定怎麼愛，怎麼活，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黃金時代。」她尋找到屬於自己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曲折迂迴的過程中，她一次一次地回到呼蘭河，是在精神上。

「人不是光靠吃飯長大的，它也靠情感。情感在我們相互之間可以灌溉你，使你健康，使你成長，長命百歲吧！這一點千萬不要敷衍。」這種情感，正是鄉愁。很多時候，我們的離開，不過是暫時的流浪，終有某個時刻或某個時期，是要回去的，要麼葉落歸根，要麼精神回歸。像一位老者，一聽到秦腔，他便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秦腔喚醒了他心底的那個「情」字。

總有一種情感叫我們淚流滿面。無論莫言的紅高粱地，還是養育過蕭紅的黑土地，都是一種提醒：有些東西，失去了將再也找不回來，有些時候，失憶將會成為終身遺憾。「我要還家，我要轉回故鄉。我要在故鄉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聲談吐。」詩人海子的心聲，亦是我的真實獨白。

■鄉愁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 我的父親母親

母親和父親早已故去，而我和他們相處的時間也不長。母親在我十歲年幼時去世，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也只有在泰國和香港的六、七年。但我仍然非常懷念他們，並捐資在我主持的學校設立紀念堂和紀念室。上月去汕頭把父親的骨灰龕移葬之際，見到父親的遺像，仍然熱淚盈眶。父親養育之恩永誌不忘。從報上看到一些子女弒親悲劇，或虐待父母親人的事例，真不知人間何世？

我的父親是位慈父，與他相處的時間，他從不打罵我，反而關心有加。既教我晨早做柔軟體操，又教我寫一些短文。我至今仍有晨早在露台上做體操的好習慣，就是繼承老父的教導，數十年一貫如此。至於從小喜愛寫作，也是老父親把着手教的。

母親因為跟隨父親參加革命工作，由父親被當年國民黨政府通緝，到在泰國又被當局逮捕並強制驅逐出境，含辛茹苦，難免脾氣有點暴躁。特別上世紀三十年代在香港的幾年，經濟十分拮据，有時連下鍋的白米都沒有。而有些寄住寄食的革命同志等着開飯，她更焦急得團團轉。我是童年無知兼頑皮，難免經常受母親打罵。但打罵之後，又摟着我哭泣。偶爾有幾塊叉燒肉上桌，她都讓給我和父親。今天回憶母親持家的辛酸，又是熱淚盈眶。心想今天她的子女，雖不是大富大貴，但總算是小康之家，可以奉養母親有餘。可惜母親不假天年，只因一場今天肯定可以醫好的傷寒病，便在三十八歲壯年早逝。

父親雖然活到九十二歲，但他解放後長年都工作和生活在汕頭，我只有偶爾在汕頭和廣州見他幾面。我的三個兒女都見過這位親祖父，並有合照。父親對孫兒都很感興趣，問這問那。父親愛護兒孫，這種感情是有遺傳的，我也十分愛護兒孫，特別是對於這位最小的四歲的小孫子。在本欄中我有許多次介紹過他。在結集成書的兩冊《人生感悟錄》中，都有他的照片。他日他長大了，應該記住我家的相親相愛的優良傳統。

思旋天地

思旋

# 滬港通有待磨合

我國隨着綜合國力的不斷壯大，在世界的經濟外交領域話語權不斷增多。在這新形勢下，最近我國召開了首屆的互聯網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恭賀，發出新的指示，指互聯網發展對國家主權等提出了新挑戰。言下之意，中國冀增網絡世界話語權。

眾所周知，我國科網企業在世界的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由雙馬：馬雲和馬化騰創立的阿里巴巴和騰訊名聞世界，這是中國人的驕傲，但很可惜香港在這方面仍大大落後，未能有顯著成績，這個除了教育之外，政府的扶持亦十分重要，香港在這方面人才是甚為匱乏。

1117滬港通火車順利啟動已達一周，慶幸列車穩健暢通平安，可惜未如預期般受歡迎，大為失望，市場中人笑謔列車「入錯波」。不過我日前在本欄已講過，兩地在證券市場法律、法規、文化、遊戲規則和習慣都有很大差異，前端監控風險，業界和投資者都十分謹慎，因此，在滬港通列車啟動之初，需要一段磨合期，冷靜的思考。事實上，互聯互通的滬港通、港股通列車，因為是新事物，不論是業界還是投資者，都需要用創新思維思考，投資，和業界的前端監控風險都需小心謹慎，所以在啟動初期開慢車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合理的。

不過，有感於國家非常關注和支持1117滬港通，我相信會有更多優惠和完善政策措施的支持，譬如取消香港人每人每日二萬元的人民幣兌換上限以及兩地投資稅務的三年寬限等等，都是配合和支持發展的好政策。其實，我們的眼光目標要遠大，滬港通、港股通列車一定會有越來越多人加入。當然，也是需要市場熱切的氛圍配合，最重要使兩地資本市場更為開放活躍，特別是中國邁向國際化之後，衍生的金融工具更多，理財管理更興旺和安全，特別在中國股票能夠加入MSCI國際指數之後，這列車不愁無人搭。這些都有賴專業的教育和推廣，有賴政府、業界、傳媒和投資者的共同努力。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淘寶需要「淘寶」

記得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事物的一種傾向往往掩蓋着另一種傾向。」就拿剛剛「爆棚」未久的「全民購物節」來說——時方幾度春秋，今年竟明顯地「傾向」為「全球購物節」了。據《參考消息》網站歐洲站雙十一電：「通過公司旗下包括淘寶、天貓和全球速賣通在內的不同交易平台，阿里在雙十一共處理了來自全世界二百一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二點七八億筆訂貨單。」因此，該公司首席執行官「特別是被全世界移動終端交易量的上升趨勢所鼓舞」，而「公司創始人馬雲則表示，他相信與情人節相對應的中國『光棍節』在五年內將成為一個全球性節日」。

五年——「中國聖鬥士」馬雲已經用一個具體數字標明他的「淘寶」事業的發展趨勢是多麼強勁。

然而，「事物的一種傾向往往掩蓋着另一種傾向」，小狸在此不能不附哲人之驥尾，大膽地向睿智的馬雲先生進言一句：「是時候了，淘寶也應該向自身『淘寶』」。

此話怎講？

從淺層次最現實地說：此節剛過，後遺症便接二連三地出現了。特別是諸如「價格先漲後降」、「成交記錄不全」、「貨源不足搶不到」、「預付金不退」等問題引發大家集體吐槽。又特別是其中有些問題如「先漲後降」等，曾於雙十一開搶前，被國家工商總局「約談」過，馬雲先生，作為眾多對戰平台上的龍頭老大，你是不是應該帶頭節後思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呢？淘寶的確是需要向自己「淘寶」啊。

小狸這麼說，確實是因為自己也是「淘寶大家庭」中的一位「千手觀音」，而阿里特別是馬先生這位「大家長」，的確應該注意到「事物的一種傾向往往掩蓋着另一種傾向」。這也就是說，淘寶從二零零三年五月十日問世，僅僅用了十一年時間，就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全民購物節」，並且正在創造着一個「全球購物節」，這的確夠偉大，但卻不能等同說可以對「五年」之期抱過分樂觀態度，尤其不能驕傲自滿，故步自封，因為淘寶的神奇來源於時代的神奇，別人的神奇也可以來源於你的神奇。

則如小狸最近在網絡上就看到這樣一種「神奇」的說法：工業4.1消滅淘寶只需十年。其大意云：工業4.1直接將人、設備與產品實時聯通，工廠接受消費者的訂單，直接備料生產，省卻了銷售和流通環節，因而整體成本比過去下降了近百分之四十。而淘寶扮演的是網絡銷售渠道商的角色，而當消費者可以直接向智能工廠下單且價格更低廉時，淘寶也就將面臨終極厄運。

是這樣嗎？居安思危，小狸謹望淘寶能不斷地向自身「淘寶」，永鑄輝煌。